

從希臘羅馬到歐洲公民權： 論歐洲認同的建構

洪瑞閔

« L'Europe ne se fera pas d'un coup, ni dans une construction d'ensemble : elle se fera par des réalisations concrètes créant d'abord une solidarité de fait. »

—Robert Schuman

「歐洲的誕生並非一蹴可及也不依靠單一計畫，而將是在以具體成就所創造出的事實團結之中誕生。」

——羅伯特·舒曼

前言：歐洲整合的危機

歐洲整合至今已有六十餘年的歷史，在這過程當中不乏許多困難與挑戰，今日歐盟進一步的深化工程不斷的遭到許多挫敗，例如2005年歐洲憲法條約先後在法國與荷蘭遭到公投否決，2007年用以取代歐洲憲法條約的里斯本條約，在愛爾蘭表決時也遭受到反對，歷經了兩次公投之後方才過關。同時，在歐洲議會的選舉上，歐洲各國的選民們也逐漸顯示出對歐盟前景與發展的質疑，在2014年最新一屆的歐洲議員選舉中，不但創造了歷史最低的投票率42.61%，同時許多具有強烈疑歐（Euroscepticism）傾向的政黨，在許多國家中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在法國、荷蘭與奧地利這些極右派政黨甚至都成為該次選舉的最大贏家。這些現象說明了歐洲整合已經遭遇了極為嚴峻的挑戰，一方面反映出了歐盟存在已久了民主

赤字（Democratic Deficit）與少數精英統治的問題，另一方面也顯示出2009年起發生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使得歐洲經濟成長持續萎靡不振，失業與移民問題也無法獲得解決，歐洲人民對上述種種現象的諸多不滿。

2015年起的希臘債務問題更使歐盟陷入了一觸即發的危機之中，希臘的激進左派聯盟（The 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 Syriza）在2015年初取得政權之後，新任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揚言拒絕歐盟所加諸的撙節政策，停止讓希臘人遭受汗辱。對此，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展現出不輕易妥協的強硬態度¹與一心尋求妥協方案的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路線相左，使得一直以來扮演歐洲整合火車頭的法德核心出現了分歧，除此之外，法國前總統薩科吉（Nicolas Sarkozy）則批評齊普拉斯的不負責任，更不用提向來懷疑歐洲的極右派人物如法國的杜邦艾農（Nicolas Dupont-Aignan）將德國比作納粹之後的第四帝國（4ème Reich）²，勒班（Marine Le Pen）認為歐盟是一個真正的邪教組織³，正在剝削及壓榨希臘人民，在各會員國相互攻訐的同時，歐洲政治人物似乎早已忘記歐洲整合肇始之初，包含莫內在內的「歐洲之父」們所強調的事實團結。

對於此種現象，一些學者認為問題的癥結乃是在於歐洲人民對於歐洲缺乏歸屬感所造成。從歐盟所作之民調（表一）便可以清楚的看出，相

較於自己的國家，歐洲人民對於歐盟的歸屬程度有一段很大的落差。因此，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與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便認為歐盟現今的政治計畫與各國的行政體系相衝突，如果需要進一步進行整合，還需要一種與公民態度相連結的共同意志，也就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歐洲認識，讓歐洲各國人民彼此認知到有著共同的政治命運與未來。⁴

表一：歐洲人民對歐盟與其國家的連結程度差異⁵

	非常連結	相當連結	不非常連結	完全不連結
2014 國家	54	37	7	2
2014 歐盟	9	36	36	16

單位：百分比%

因此，歐洲認同的推行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工作，本篇文章分為四個部份，首先介紹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歐洲意識，「歐洲」在此時是一個被動的身分標籤，再來則探討二戰之後歐洲聯盟對歐洲認同建構與提倡的努力，歐洲認同是較為主動積極的概念，重點在於歐洲人民是否主動地認為與接受「歐洲」，歐洲公民權（European Citizenship）的提倡是主要的分析對象，最後，則就歐洲整合現今所面臨的挑戰作一結論與評估。

源遠流長的歐洲意識

綜觀二戰以前的歐洲意識發展，可以歸納出四種特性：

A. 多樣性

歐洲意識的內容是十分多元的。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臘與羅馬的時代，在這個時期所誕生的希臘雅典城邦式「民主」和「羅馬法」成為歐

洲人所信奉的價值。其後，以羅馬教廷為首的天主教會所傳播的「基督教義」成為了歐洲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到了近代，也就是啟蒙運動以後，歐洲意識的內涵轉以「文明」的姿態出現，講求的是人類理性的開發運用，其中蘊涵著各式各樣的學說，包括革命思想、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等等。

B. 與「他者」的對立

歐洲意識不斷藉著與其他區域的文化文明做出區隔，以強調自身的特殊性與優越性。例如希臘羅馬相對於波斯帝國與邊境蠻族、基督教國家與穆斯林帝國。

C. 模糊不清

正因為歐洲意識的多樣性，使得每一個人都可以依己意來選取其所認知的歐洲意識元素，因此歐洲意識並未有一個具體明確同時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架構。這個特性反應在有關歐洲意識起源的時間與地區的討論上，一方面，它的起始可以是希臘城邦，也可以是羅馬共和。另一方面，歐洲意識的某些要素（例如基督教教義）的發源地區卻在今日地理上的亞洲地區。

D. 不連續性

包括城邦式民主、羅馬法、基督教教義等等的歐洲意識元素成分並非一直在長遠的歷史發展中一直被提倡，它們在不同的時代產生，但可能又在某一段時間變的影響微弱，例如「民主」的價值雖然在希臘城邦的時代便已誕生，但之後則消聲匿跡了千餘年，一直到近代英國的議會民主開始才又逐步的在歐洲歷史上扮演起重要角色。

總而言之，歐洲意識的根源是十分長遠而博大精深的，今天我們所耳熟能詳的歐洲特色，許

多都包括在歐洲意識的範疇之內，然而，這些成份卻往往不是所有歐洲人民內心都能夠認可的，因此不易作為當代歐洲認同的建構的基礎，需要有更適當之物加以替代。

歐洲認同的建構

自從歐洲整合開始進行以來，有別於過往的歐洲意識，歐洲聯盟對於歐洲認同的推廣主要在於歐洲公民權的建立，這回應了包括哈伯瑪斯在內等學者的訴求，也就是以共享的民主憲政價值為依歸，用以取代歐洲所缺少的，民族國家所擁有的，共同的歷史語言等等認同建立要素。

換言之，歐洲公民權的推廣重要性在於，它將認同民主憲政價值的不同歐洲國家人民連結在一起，透過歐洲公民權這一議題的相關討論，創造一個在歐洲層次上的公共議題領域，藉由互相的思考與辯論，使得歐洲人民逐漸對歐洲對彼此產生向心力，一個強烈的歐洲認同便能夠誕生。

至於歐洲公民權的實際內容，「歐洲聯盟運作方式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裡有著詳細的規範，一般而言，只要是擁有歐盟會員國國籍的即自動被視為歐洲公民，同時具有諸多之權利，例如在歐盟內部自由的移動與居住、參與歐洲及地方議會選舉與被選舉、向歐洲議會與歐洲監察使陳情訴願之權利等等。⁶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歐洲公民權的創設使得「歐洲」這一個名詞變得更加有實質意義，它跳脫了歐洲意識的模糊狀態，不再只是一些像基督教義這種較為抽象，同時不見得為所有人都認可接受的名詞，而是進一步的與歐洲人民的日常生活融合，自由的移動與遷徙，參與政治的選舉與被選舉權，權利受侵害的申訴，這些措施都使歐洲人民具體的感覺到歐盟的存在以及作為一個

歐洲公民的具體意義。

然而，歐洲公民權本身還存在著許許多多的爭議，在原則方面，以會員國國籍作為歐洲公民權的涵蓋對象是否合理？因為以國家認同來決定公民權便產生了許許多多「次級公民」與「非歐盟公民」的產生，這些人被排除在歐盟的基本權利之外，如此就與「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中的尊重人權與非歧視原則相違背。在實踐方面，根據歐盟執委會所出版的「歐盟公民權2013年報告」（EU Citizenship Report 2013）中指出公民權的推廣仍然存在有很多問題，同時也提出「移除對勞工、學生、實習生的障礙」、「去除繁文縟節」、「保護歐盟內部的弱勢族群」、「掃除歐盟內部購物障礙」、「改善歐盟公民對自身權利的認知」等六大領域的改善行動。⁷由此可見，要像民族國家公民權一樣的完善，歐洲公民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以上這些原則與實踐上的種種困難，對於歐洲認同的建構成功與否有著兩方面的重要性。首先，這些問題的解決代表著歐盟是否能夠將歐洲公民權完全的「去國家化」，現行的歐洲公民權制度仍然反應出以國家作為思考單位的事實，除了公民權的資格以會員國的公民身分決定以外，一些國家對「歐盟基本權利憲章」享有不參加（opt-out）的權力，這些對於歐洲認同的發展來說都是不利之因素，擺脫民族國家，走向歐洲，是歐洲公民權也是歐洲認同的成功關鍵。再者，對於這些議題的爭辯同時也無形之中不斷強化著歐洲公共領域的存在。無論是支持者或是反對者，對於歐洲公民權的討論象徵著他們與歐洲的連結過程，在這個踴躍甚至激烈的爭辯過程中，「歐洲」逐漸內化至他們的心中，歐洲認同也因此逐漸萌芽茁壯。

評估與展望

「歐洲」是一個存在很久的概念，從希臘羅馬的時代起，歐洲意識作為一種被動的身分標籤，它展現出了多樣、不連續、模糊以及對立的特性。然而，這些特徵也反映出了以此做為當代歐洲認同建構的不足之處，因為歐洲意識當中的許多成份，並不足以和民族國家的共同歷史文化要素一樣被所有的歐洲人民所接受，因此若以歐洲意識作為基礎，歐洲認同發展是無法達到與民族國家認同一樣強烈的認同感受。

對於這樣一個困境，歐洲公民權的建構與推廣是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透夠具體定義的歐洲公民權利，使得「歐洲」這個概念能夠走出抽象空泛的理念論述，活生生的走進歐洲各國人民的生活中，藉由對歐洲公民權的行使與討論，一個強有力的歐洲認同是可以期待的。

的確，歐盟迄今的發展似乎已邁入了一觸即發的危機之中，2009年底起爆發的一系列歐債危機除了反映出歐洲聯盟內部經濟體系的缺陷，也使得歐盟各會員國間出現裂痕，然而，我們卻也不必太過悲觀，無論是對歐債危機或是歐元制度的討論，某種程度上正是自歐洲各地的歐洲公民針對歐洲經濟問題的討論，也就是一個以歐元為

主題的歐洲經濟公共領域的出現，因為歐元的推行是一項具有高度理想也十分大膽的政治實驗，參與國家放棄各自長期所使用的貨幣，而使用單一共同貨幣，它所代表的是歐洲公民們藉由使用共同貨幣在內的經濟聯盟出發，逐步邁向政治聯盟甚至統一的遠大目標。

儘管這一次的協商呈現出較高度的緊張關係，但也使參與討論的各方更加的與「歐洲」連結在一起，危機可以是更進一步結合的催化劑，歐洲國家不正是因為歷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摧殘與無止盡民族主義的毀滅才決定要逐步放棄狹隘的民族國家框架，投入範圍更大，理想性更高的歐洲懷抱，才有今日的歐洲聯盟嗎？今天的歐債危機也將會使得歐洲國家人民更加認清彼此的命運密不可分。

從希臘羅馬到歐洲公民權，我們看到歐洲人民將「歐洲」這個模糊概念轉化為具體實踐的努力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歐洲公民之間的妥協與改革是一些必須要進行的步驟，歐債危機不會只是個為經濟上的「危機」，它更是個政治上的「轉機」，一個將歐洲認同更加具體化的機會。

（本文作者為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博士生）

註譯：

- ¹ Frédéric Lemaître, 2015, “ Crise grecque : Merkel inflexible avnat sa rencontre avec Hollande ”, Le Monde, March 25.
- ² Sylvain Chazot, 2015, “ Crise grecque : Nicolas Dupont-Aignan et Jean-Luc Mélonchon dénoncent le comportement d’Angela Merkel en parlant de l’Allemagne nazie”, Le Lab politique Europe 1, July 13.
- ³ Challenges.fr, 2015, “ Marine Le Pen qualifie l’Union européenne de « véritable secte »”, Challenges, July 7.
- ⁴ Jü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s, February 15, or, What binds Europeans together: Plea for a Common Foreign Policy, Beginning in Core Europe in Daniel Levy, Max Pensky and John Torpey(eds.), Old Europe, New Europe, Core Europ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fter Iraq War, London, Verso, pp.6-7.
- ⁵ European Union, 2014, Standard Eurobarometer 82, European Commission.
- ⁶ 有關歐洲公民權的詳細內容，可進一步參見歐盟執委會網站說明 <http://ec.europa.eu/justice/citizen/>
- ⁷ 參見 http://ec.europa.eu/justice/citizen/files/2013eucitizenshipreport_en.pdf